

# 镇护天下

南京博物院藏金兽

谢博



金兽



国之瑰宝



金兽内壁“黄六”字样



西汉错金铜豹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



西汉石豹镇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

20世纪80年代,在江苏省盱眙县的一处窖藏中偶然发现了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件金兽盖在铜壶上,它造型生动,工艺精湛,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科技和艺术水平,具有唯一性,是南京博物院18件镇院之宝之一。那么,金兽为何能成为一件镇院之宝?它有着怎样的未解之谜?与它伴出的物品是什么?又如何被发现的呢?

金兽的年代最晚可追溯至西汉。商周至西汉,处于中国古代黄金发展的初始阶段,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没有发现与金兽相类似体势之大、工艺之精的黄金制品,可谓独一无二。

金兽黄金纯度高,达到99%。研究人员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商周秦汉时期考古发掘的黄金测试表明,北京平谷商代墓群器物含金量在85%;战国时期含金量不固定,有的仅有70%;汉代金饼和马蹄金、麟趾金含金量一般都在95%以上。金兽99%的含金量属于纯金类,如果没有较高的冶炼和提纯工艺,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纯度。

此器型庞大,重量达9100克,是中国考古发现的金器中最重的一件。在金兽腹内壁刻有“黄六”字样,为典型战国晚期的风格,字体在篆隶之间。“黄”指其质地为黄金,“六”可能为编号。

器物布满斑纹,大小一致,呈不规则的圆形,为整体铸造而成,用工具锤击而成,增加了外层的反光面,视觉上闪亮动人。中国早期通常所见的金器制作,一种是铸造,用模具形成特定形状的黄金制品;另一种是用敲、锻、锤来塑造金器表面的花纹。而金兽却是古代金属铸造工艺和锤揲工艺两种技法完美结合的产物,实属罕见,弥足珍贵。

### 未解疑团

金兽究竟是什么动物至今仍未有一致看法,有人认为是老虎,也有人认为是豹子。金兽的特征是头大,身短而粗壮,整体呈蜷曲匍匐状,左后爪右前爪前伸,头伏卧在爪上。耳朵贴在脑袋两侧,附耳瞪目,张口露齿,神态安静而警觉。左右两腮有浓密的鬃毛,肥硕的鼻梁下,宽阔的嘴巴似隐似现。颈部有项圈三道,上有环钮,尾巴经裆下穿过缠绕在腹部。通体呈不规则的圆形斑纹,每个斑纹大小相当。

金兽颈部戴三轮项圈,说明它可能是一只被驯化后由人工饲养的猛兽。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从金兽全身布满斑纹来看,将它判断为“豹”,古人认为,豹有避邪的功能,因此常常将器物做成豹形,以求平安。西汉时期王侯贵族有驯养豹的风气,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等考古出土品中,都发现有豹为形象的

纹饰和器物。

金兽的实际用途也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镇,即席镇,用来压席子的四个角。头顶后部跨项圈两侧,有一粗壮的环钮,方便使用时的提拿,以硕大工精的纯金兽作为席镇,彰显了使用者高贵且特殊的身份。第二种看法认为金兽用以镇库,也是国家财富的象征。用巨量黄金铸成的兽型器,非实际应用之物,说明所有者的富有和权势,而豹的造型在古代亦有辟邪压胜的寓意。第三种则推测为一种类似秤砣的度量衡器,它上部环钮的设计是仿铜石权器的形制,或为衡量所用。

金兽来历非凡,或为王室、国库所用镇器,寓有镇邦护国、辟邪压胜之义,可谓“镇护之宝”。总之,金兽寄托着古人对天下太平、国富民强的美好祈愿。

### 意外发现

1982年2月,金兽在南窑庄窖藏出土,南窑庄位于江苏省盱眙县东南22.5公里,当地马湖大队公路生产队在南窑庄东南清理排水沟中淤泥时,社员万以全于沟底发现窖藏。

南窑庄窖藏共发现文物38件,除金兽外还包括错金银重络铜壶、金饼、马蹄金和金版。铜壶内共10块金饼,其中1件为半块,总重2848.8克;15块马蹄金,总重达4814.6克;11块金版为楚国钱币“郢爰”,总重3242.4克。加上金兽,黄金总重量超过20000克。

错金银重络铜壶造型奇特,纹饰华丽,集铸造、焊接、镶嵌、抛光、镂空工艺于一体,是先秦青铜工艺的集大成者,具有重要的科学和艺术价值。该壶残高24厘米,口径12.8厘米,腹径22.2厘米,足径13.8厘米。其立体镂空的网套,由起伏卷曲的长龙和交错排列的数百只梅花钉套扣环接组成,共有三层镂空网络结构,内铸银、外铸金,附加玉石镶嵌。其最为显著的历史意义在于,铜壶有三处铭文:第一处在口内;第二处铭文在圈足内侧;第三处铭文在圈足外缘。其中一处铭文内容与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陈璋方壶大致相同,可互为补正,故此壶俗称“陈璋圆壶”。

郢爰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称量黄金货币。郢,战国时期楚国都城所在,表示发行地。再,传统释为“爰”,是称量之意。使用时根据需要要将金版切割成小块,用天平称量后支付,故边缘有切

割痕迹。含金量在90%至99%之间。至迟于唐代起,陆续有郢爰出土,时称“印子金”。郢爰是研究楚国的铸币政策、货币制度的重要资料。

金饼通常指中国战国秦汉时期的饼形黄金熔炼物,常见有圆形实心和圆形或椭圆形中空两种,是中国早期黄金货币的代表,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马蹄金中心空洞,底部凹进,仿天马之足所铸,状如马蹄,俗称“马蹄金”。到西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依祥瑞之意规范了马蹄金的铸造,形制更加统一,工艺也颇精湛。它主要被帝王用来赏赐那些效忠于皇室、有军功的大臣。

### 埋藏之谜

盱眙一带为秦、楚、汉纷争之地,风云际会、战事频繁。南窑庄窖藏可能与秦汉之际战事有关,这一带乱世遗珍多长埋地下,从此无影无踪。

公元前241年,楚国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盱眙成为楚国的重要据点;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陈婴率东阳(今盱眙县东南东阳城遗址)少年响应,与窖藏地点接近;公元前208年,项梁、项羽、范增等楚国贵族拥立楚怀王之孙为王,建都盱眙;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废楚王韩信为淮阴侯(淮阴侯国都在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西南甘罗城),公元前196年,吕后以谋反罪诛韩信,夷三族,淮阴侯国除;汉高祖末年,荆王刘贾被叛乱的英布大军击溃,败亡富陵(今江苏洪泽境内,已没入洪泽湖中)……

20世纪60年代起,南京博物院陆续在盱眙县及周边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盱眙东阳城遗址曾出土过秦钱、半两钱等遗物,确定了大城和小城的范围,遗址周边发掘出包括大云山汉墓和小云山汉墓在内的200余座汉代墓葬,其中大云山汉墓被确定为西汉江都王刘非的王陵。盱眙县官滩镇发掘项王城遗址,为秦汉时期城址。这些考古发掘证明,盱眙是当时区域政治、经济中心之一,在盱眙有如此重要的楚汉文物出土,也绝不是偶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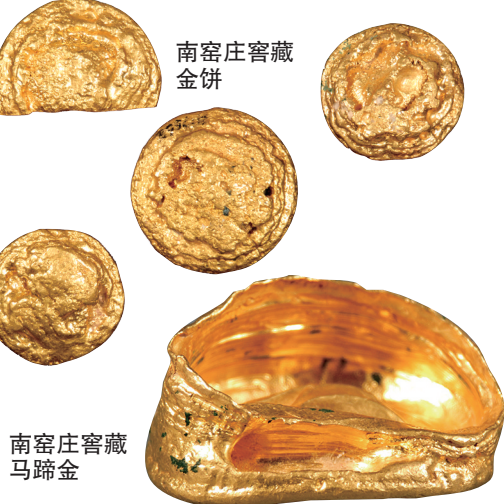
如今,金兽正展示在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展厅中。它属于谁?镇护了谁?又为何长埋于此?是祸福乱中的仓皇离散?抑或是爱恨情仇,生死悲欢的哀婉凄情?如今,重现天日,陈列于此,诸多疑问,仿若谜团,发人深思。



南窑庄窖藏错金银重络铜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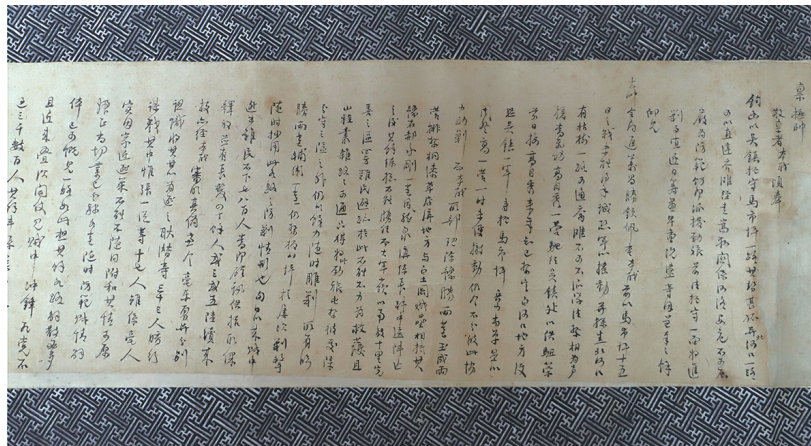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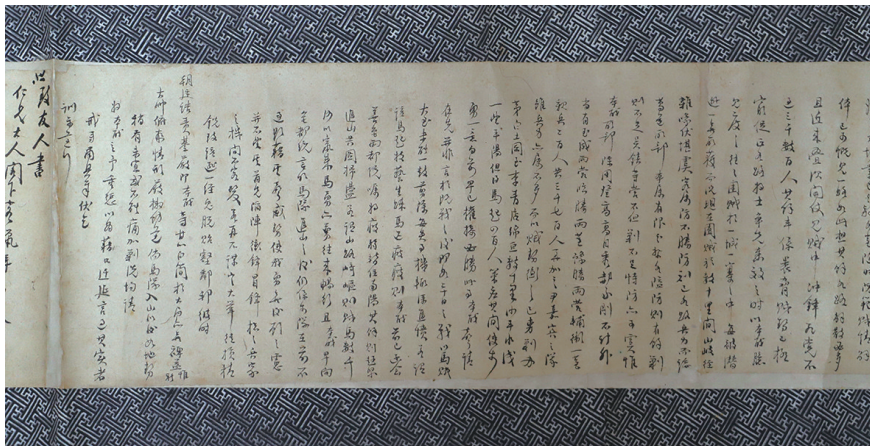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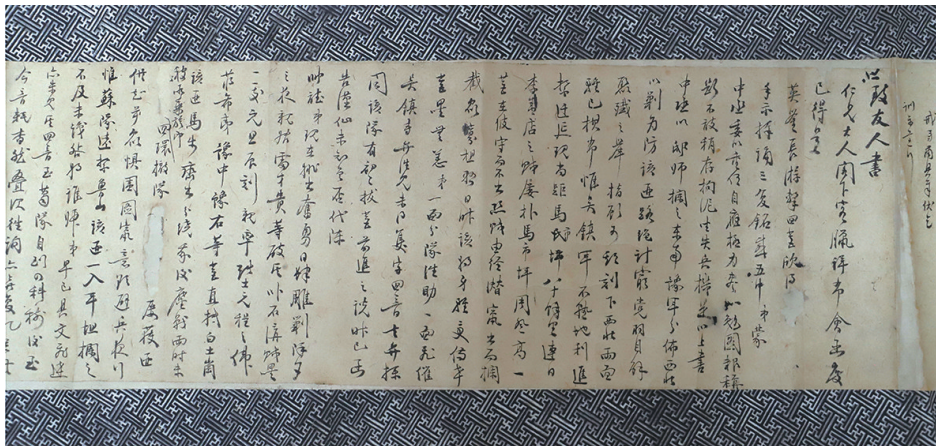


南窑庄窖藏 郢爰



南窑庄窖藏金饼

南窑庄窖藏马蹄金



## 一字之差的勾陈考释

——石家庄市博物馆藏“张昱草书作战函稿卷”考

张杏媛

河北省石家庄市博物馆藏有两封清晚期信函草稿,旧裱,裱为手卷形制,两封信装裱在一起。卷心宽20.6厘米,长316.2厘米。用纸为横幅宣纸,当是信函草稿。卷轴上签为旧题,题为“张昱草书作战函稿卷”。信函一的起首称谓为“抚帅”,写信人自称“本职”,信末敬辞之后未具名;信函二的起首称谓为“仁兄大人”,信中自称为“弟”,信末敬辞之后亦未具名。从笔迹判定,两信为一人所书,书体均为草书。

### 所记事件考

两封信写作的时间背景一致,主要讲述写信者一方与“贼”“匪”之间的作战情况。信中提到写信者与同僚共为“进剿事宜”,担心作战中“徒损精锐……致该匪一经免脱”受到“朝廷诘责”;其同僚中有“善、色两都统”,“都统”是清廷八旗军统帅的称呼;并且写信者多次提到己方军队为“豫军”,而豫军是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的过程中在河南地区建立的地方军队。这些信息表明写信人为清廷一方。另外,信中称对方为“贼”“匪”,为“皖捻”“毫捻”,说明作战对手为捻军。鉴于此,笔者首先推断这次战役发生在清军和捻军之间。

确定了两封信记载的大致事件是清军和捻军之间的作战,就可以将其与《豫军纪略》的记载相对照来考证。《豫军纪略》共十二卷,记录了咸同年间豫军在河南境内与太平军、捻军作战经过及镇压其他农民起义情况,分“粤匪”(太平天国北伐军)、“皖匪”(捻军)、“会匪”(秘密宗教)、“土匪”(主要是一般农民起义)四目。特别是《豫军纪略》卷十主要记载了同治二年到同治三年间,清军与捻军在河南南阳地区的作战详情,恰与信件所记内容相契合。而且《豫军纪略》的作者尹耕云是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偕提督张曜克张冈捻巢,以道员记名,赐花翎”。信中《豫军纪略》所记还是比较可靠的。

因为信函未落款,所以没有明确的时间点,但信函中提到“龙泉沟练长韩中选阵亡”,与《豫军纪略》记载的“(同治)二年十二月……韩中选……等皆战歿……”为同一事件,说明信中所记之事大约在同治二年冬前后。

信函中提到的地点有:马市坪、乔滩、嵩县、桐漆、草店沟、白土岗、板山坪、卧石沟(贼垒)、李青店、曹山、四棵树、二郎庙、南阳等。单从地点来看,信中所述事件发生在河南南阳的南召县境内。信中提到了“白土岗贼垒”“李青店之贼”,说明当时捻军占据了李青店和白土岗。《豫军纪略》中对捻

军占据李青店和白土岗也记录的很明确:“……贼不得逞……一路窜至南召西北李青店……”“贼既窜至李青店白土岗诸处……”。

信函中提到的人有:本职或弟(写信者自称)、吴镇、高自秀、周登高、郝永刚、尹嘉宾、韩中选、雷才贵、张士元、程之伟、蒋希夷、善色两都统、苏队、葛队等。其中提到“以吴镇扼守马市坪”,《清实录》有载:“……张总愚(即张宗禹)一股,避兵喙伏,负隅不出,现在吴再升进扎李青店西北之马市坪”,《豫军纪略》也有记载:“……吴再升由二郎庙进屯南召之马市坪……三年正月初六日,吴再升率所部进抵马市坪……”两相印证,吴再升即信函中的吴姓镇守,并且在同治三年正月受命率部进驻马市坪,时间上也和信函大致一致。

信函中所讲“惟苏队远赴曹山”和《清同治朝实录》记载的“苏克金马队远在曹山,深恐鞭长莫及……”两相吻合。《清史稿》也提到:“……三年,僧格林沁督师进剿,令苏克金先驱曹山……”。

信函中所讲的“色、善之队已抵宛郡……由善庆先带进山”,《豫军纪略》中“色、善两队会同苏克金共赴曹山”也有提及:“豫军新练马队副都统善庆、色尔固善等统之会同僧官所遣翼长苏克金道襄郑赴曹山逼贼西窜……”。

信函中讲到的“葛队自到四棵树下,至今音耗杳然”,《豫军纪略》有载:“……葛霖霖屯四棵树下,下汤之西为二郎庙……”。

综上,信函中所记载的战役应该是同治二年冬到同治三年春发生在河南南召的李青店之役。当时捻军在张宗禹的带领下进驻河南,在豫西、鄂东北和皖北等地与清军继续斗争。同治二

年冬,太平天国天京危急,西北太平军意欲联合在河南的张宗禹捻军,经南阳或者鄂北,东下救援天京,清军全力阻遏二者联合,在豫西南和鄂西北地区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双方战事胶着万分,李青店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 信件作者考

信函中写道:“本职所部现除豫胜两营,玉成两营……所有吟胜两营,辅卫一营仍于板山坪……”说明写信者率部驻扎板山坪,和《清同治朝实录》记载的“张曜军于西南之板山坪”一致。信函中还记有:“本职”率率张士元、程之伟、蒋希夷、豫右等营直抵白土岗,这和《豫军纪略》所记“……二十七日,张曜击贼于白土岗……”相吻合。

信函中提到“亲率张士元、程之伟、蒋希夷、豫右等营直抵白土岗”惟本职所部,除周登高、高自秀、郝永刚不计外,说明张士元、程之伟、周登高、高自秀、郝永刚均为写信者的部属。《豫军纪略》中记有:“……十二月……初七日,张曜督师张士元、程之伟、周周坤等銜枚夜出……”“……张曜令高自秀退关前……郝永刚……周登高分路却之……”均指明张曜为这些人的上级将领,又与信函记载一致。

张曜(1832—1891),字荫桓,号亮臣,晚清名臣,著名将领,早年在河南固始兴办团练,被僧格林沁赏识,招入军中,参与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起义,十几年来战斗在平捻前线,是清军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猛将。后又随左宗棠赴西北镇压回民起义,配合刘锦棠收复新疆,擢升广西巡抚,山东巡抚,张曜军政才略突出,为收复新疆,阻遏英俄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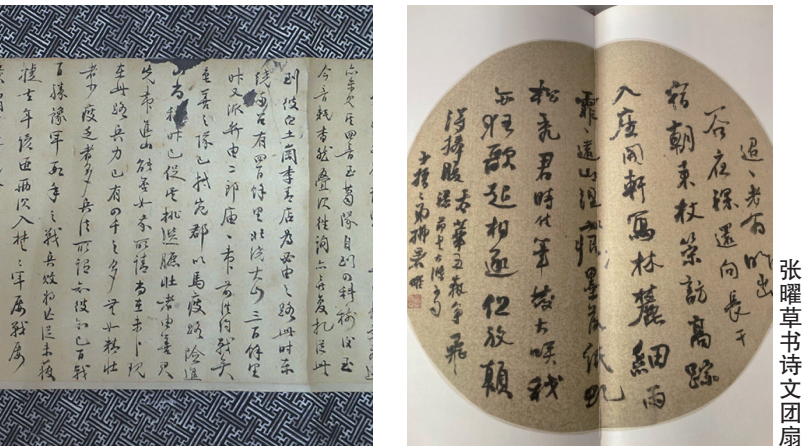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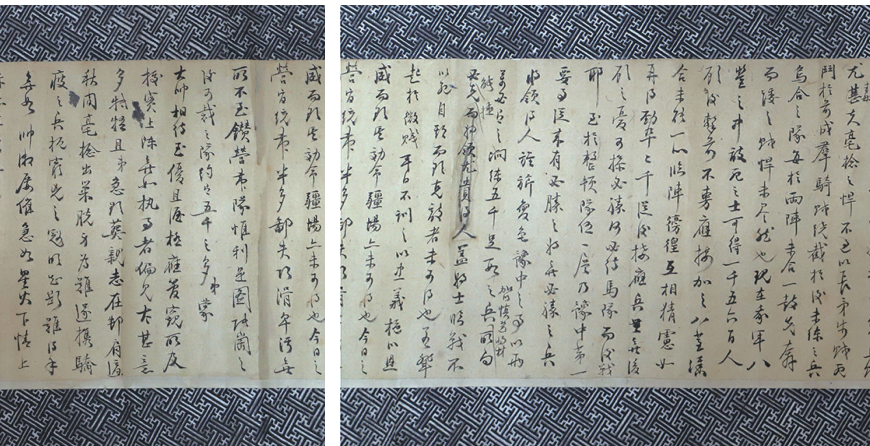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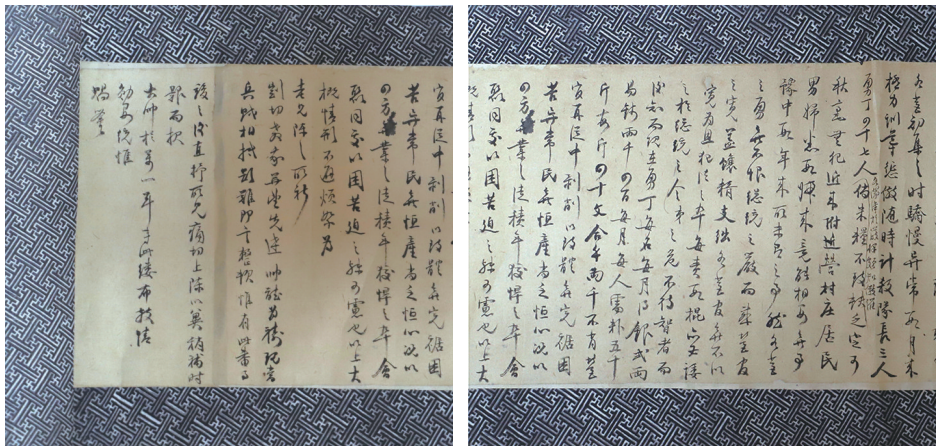
略做出了贡献,在山东巡抚任上多有建树,病死济南,赠太子太保,谥勤果。

据《清史稿》记载:“同治元年二月癸未朔,捻匪窜太和县……以丁忧布政使张曜专办匪”“咸丰十年,擢知府,先后遭忧,仍留军讨皖捻……四年……僧王既战死,台臣劾其养寇遗孽,巡抚吴昌寿按察,事白,曜假归葬亲。”记录的是张曜父母在咸丰十年先后故去,但因军务缠身,张曜未能回乡丁忧,直到同治四年(1865)僧格林沁战死之后,张曜被弹劾削职不力,受到弹劾的张曜即刻请假回籍,完成因战事耽误的葬亲之事。可见张曜是在丁忧未完被召回军中,这和信中所说“予急按葬亲……适秋间毫捻出巢,脱身为难,遂携骄皮之兵扼琼凶寇……”无如叩门履催,急如星火……”讲的就是军务紧急未能葬亲这件事情,综合以上所有信息,写信者为张曜无疑。

此外,石家庄市博物馆还藏有一幅张曜草书诗文团扇,经过比对,二者字体有差异,但笔迹的不同不能否定写信者为张曜。原因有二:一是张曜早年晚年书法或许有变,二是张曜在戎马倥偬中,军务繁忙,请人代笔书写信函草稿是很有可能,古代请人代笔的情况很多见,这里不可多探。

### 重新定名

这两封信函草稿裱在一起,旧签题为“张昱草书作战函稿卷”,经过前文考证,可以确定写信人为张曜,可以推测,信函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或口传有误或听闻偏颇,误把张曜错认,错听乃至题签上错写为“张昱”,都是极有可能的,故本手稿可以重新定名为:张曜与捻军作战函稿。



张曜草书诗文团扇